

<<五十米深蓝>>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五十米深蓝>>

13位ISBN编号：9787510401619

10位ISBN编号：7510401615

出版时间：2009-3

出版时间：新世界出版社

作者：刘童

页数：18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 <<五十米深蓝>>

### 内容概要

《五十米深蓝(修订版)》由刘童所著，80后行吟少年，没有攻击性。一路走在成长的年少里，用文字慰藉每一个懵懵懂懂的人。清描淡写的关心，几笔素描的幽默，低温态度的勾勒，呈现出真实的少年。用刘童自己的话来说，试图超越别人之前请先爱护自己。

小说主要讲述杨绝、聂亚亚、林可、Daisy在一个大学里学习，彼此之间情感交错，而当四个三角关系尘埃落定，大学生活也就晃晃悠悠地过去了。

失败接连不断，秘密与日俱增..... 杨绝、聂亚亚、林可、Daisy在一个大学里学习，彼此之间情感交错，而当四个三角关系尘埃落定，大学生活也就晃晃悠悠地过去了。失败接连不断，秘密与日俱增。

一起共过患难的朋友，眼睁睁看着自己的青春，开了一半谢了一半。

<<五十米深蓝>>

作者简介

刘童，1981年出生于湖南最南边的古老城市郴州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  
生活之外是职业电视人，生活之内是虔诚写作者。

出版过多部小说，被称为中国青春哲理小说代表人物。

曾为国内各大报刊杂志撰稿，作品多被《青年文摘》、《格言》等杂志转载。  
近年在《YOHO潮流志》、《完全生活手册》、《MANSE》等杂志开设个人专栏。  
全国日播大型谈话电台节目《城市日记》嘉宾。

历任王牌娱乐节目《娱乐现场》、《娱乐任我行》、《最佳现场》制片人，光线传媒艺人部总监，现为光线传媒电视事业部营销副总经理。

<<五十米深蓝>>

书籍目录

再版序：我最快乐的那些画面刘童首版序：深蓝海底的半透明刘童童心七号秋微〔1 - 29〕〔30 - 68〕  
〔69 - 82〕〔83 - 105〕〔106 - 123〕《五十米深蓝》的缘起2004《五十米深蓝》的缘落2009

## &lt;&lt;五十米深蓝&gt;&gt;

## 章节摘录

〔1 - 29〕 1 出门的白小墓肯定没有烧香，上了公车他翻遍了口袋，最后迎着司机悲悯的目光自信地往自动投币箱里扔了整整五十元钱。

最后，耸了耸肩，想我自己收场好了。

202路是一辆有良好效益的公车，上下双层，一趟抵人家来回两程。

白小墓瞪的往门口一站，像军旗一样笔直有力。

我们说白小墓只有在门口收钱的时候，气质可以直逼蔡国庆。

接下去一站，没有人上车，白小墓仍旧信心满满。

再一站，有乘客，只不过是仁蹒跚而来的老奶奶，齐刷刷地亮出小红本。

白小墓伸在空中的右手划了个弧，摸摸自己的脸，告诉自己太惊险，差点丢光了脸。

再后来的车站，闹鬼似地没上来一个乘客，往后也没有，一直没有。

司机大概觉得这样下去还拉不来四十几个乘客，索性不再停车，将202路开成了变形金刚，大踏步朝终点站奔去。

五分钟后，白小墓下车，脸色苍白，手头握着惟一收来的一枚硬币到出汗，背后淌着司机悲悯的目光。

他真想温暖地转过身，将手轻轻搭在司机叔叔的肩膀上，告诉他~~嗨，我叫白小墓。

只怕叔叔真就觉得是男鬼乘车了。

风刮过，雨下过，阳光突然灿烂地出现在白小墓铁青的脸上一~就当自己花五十块钱吆了一辆TAXI，双层的大TAXI！

于是白小墓越想越划算，依次拨了电话给我、林可和聂亚亚，你家大爷我只花了五十块钱就包了辆双层202在五一路上一路没停地奔小康。

上次不是只花了二十块钱就包了辆空调的BUS吗？

五十个座位都叫你一人坐全喽。

你家大爷的202一路上愣是没乘客，这日子真他妈阴霾得六月飞雪雪加霜。

白小墓，在这本书里顶多算个配角。

长相卡通，但只要与他走在~一起的女性，都会觉得自己像走在城市的中央，整个欣欣向荣，挥斥方遒。

他身边的一切就真的像他家给他取的名字“白小墓”一样，离奇得匪夷所思。

譬如买瓶可以100%中奖的橙汁而没有中奖；经常在投了大钞票后巴士就变成了自己的TAXI。

或者说他家给他取名叫白小，她奶奶却说五行缺土，这小男孩得再加一个含土的字，他没有文化的爷爷自告奋勇翻开字典到含土的那几页。

爷爷指着“坏”，父母的头摇成了脑震荡；爷爷指着“坟”，父母都快哭了。

老人家不高兴了，开始自个往气管里憋气，父母那个担心呀，直说除了这两个字你选什么都行——心存侥幸，有土的好字多着呢。

于是爷爷指着说就这字了，这字好看。

父母这一看，真是触“墓”惊心！

白小墓健康成长之后，把事情原原本本告诉我们的时候，我们都觉得选“墓”还不如选“坟”呢。

纵使公车有万般不好，但是坐同一辆公车，总会觉得有安全感。

虽然305路巴士经常改道经常抛锚，然而在这辆七绕八拐的车上我却是常客。

售票员是个粗人，看见我也会打招呼发槟榔。

然而他发一次我推一次，弄得整个公车上风生水起，异常热烈。

大半年后，白小墓到一楼去买槟榔的时候，突然就转过头冲我喊：“你这个败家子，把那些槟榔存起来现在都可以开个槟榔节了。

”白小墓真的很适合去政府机关。

平时游手好闲，但在半年或一年后做一次总结却异常准确到位。

我们都尽量让他少开口说话，他说话的时候谁都恨不得把他的嘴巴缝起来埋到地下做“潇湘第一

## &lt;&lt;五十米深蓝&gt;&gt;

爆”。

12路的车胎倒是爆过一次，我发了个信息给白小墓：等我，车胎爆了在桥上。

白小墓回了信息：桥没事吧？

我只想买把斧子从桥上劈几块秦砖汉瓦带回去给他包扎。

2 一位过气的女作家说她是以写作来区分自己和其他人的。

十八岁的时候我为了这样一句话而喜欢她。

但是十八岁的我依然理智，爱人不等于爱书。

一句话爱上一个人，无非是看透了她的本质，而被看透本质的女人活下去的意义确实也不大了。

不知是我诅咒的灵验还是她本命年没有穿红内裤的原因，她的书居然从开始的大卖一百万册突然就变成首印都不超过八千本。

这仿佛是一个梦里才有的童话故事。

白小墓说，一个她倒下去，千万个新作家站起来。

我立马想起了在梦里出现过千万个扎小辫的她站在农村瓜田的中央，天空中挂着一轮皎洁的月亮，周瑜在水渠中间不停地派人射箭到她的身上。

中了几十箭之后，她愉快地把它们拔下来，冲着远处的我喊，看到没有，这就叫草船借箭！

我摇摇头走向远方——我十八岁的时候做梦有泡沫摩擦玻璃的尖锐。

小墓总结得好，周瑜派人用箭去射瓜田月下稻草做的女闰土。

我买了很多村上的书。

白小墓总是问我你看过没有看过没有看过没有嘛！

我服了他，于是也就一直买，却一直没有时间看，东一本西一本，摆在家里做盆景。

看透那个女作家的同时，我算计着把村上也看透算了。

把库存的书一本没落地读完了，放下书，却对他还是不甚了了，我立刻就觉得挺不划算的。

白小墓安慰我，现在的作家哪个不是忽男忽女亦公亦母雌雄莫辨的，目的就是不想让读者弄清楚他们的底细，于是买书一直买到地老天荒海枯石烂，最后终于在蓝蓝大海上找到一只有海星的玻璃瓶里面装有一张纸条上面写了几个小字：嗨，我就是我，谁敢比？

可惜的是，我从来没有捡到过村上的纸条，一直没有。

最近他又出了一本书——《海边的卡夫卡》，日渐接近主题。

买书的时候我咬牙切齿，买完之后安慰自己这只是抛砖引玉。

小墓总结得还是好：不，你这是精卫填海。

刚上大学的时候，我在外面租了房子。

最喜欢做的事情是躺在大床上吹吊扇。

青春无非是和好朋友光着膀子在盛夏的中午躺在床上吹吊扇。

我的目标异常短小，没有一个认真像样的五年计划，白小墓也常说你大爷的我们男生的计划不宜太长，最好是重质不重量。

我说：白小墓，你说话可否文雅一点？

不要“你大爷的”，OK？

“你大爷的我怎么知道你们湖南人怎么说话的，我没你想得歪，我只是把它当作一个语气助词前置而已。

” “我只是觉得你是个男性，可否将大爷换成女性？

” “你歧视女性？

！

” 我无语。

还是回到开始我们讨论到的在大学的计划问题。

在大学，风头不能太劲，却还是要证明自己有实力。

人在江湖飘，谁能不挨刀。

这是一个厚积薄发的过程，但究竟什么才是厚积而薄发的起点呢。

我推搡着身边的白小墓：“一只天使飞过来，赶快许个什么愿。

## &lt;&lt;五十米深蓝&gt;&gt;

” 白小墓翻了个身嘟囔：“让他行驶小心点，千万不要被吊扇打到了头，那死得就难看了。”

” 我认为没有天使的少年是没有童年的少年。

白小墓绝对是心理残疾人士。

而我不同。

3 我的童年故事被文学教授点名表扬过，却不是因为我的文章好。

教授说，这小子经历坎坷丰富着哪。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什么事都是一传十传百成了全国皆知的秘密。

林可跑过来说，绝，跟我说说你的童年故事。

那个亲热劲，我恨不得当场自毙重新投胎做人就地重演一遍给她看。

林可和聂亚亚是男女朋友。

她的出现没有什么花花草草大悲大喜的特别场景，开校团委代会的时候她跑过来问我，你是杨绝吗？来，登记一下。

我除了惊叹几句巫山云雨枉断肠外似乎再也找不出别的什么词来形容她了。

我甚至把她误认为某个团委老师的女儿。

我觉得女干部大多都是五大三粗的，所以偶然看见林可就以为应该是老师自家养的。

旁边的老师不高兴了，慈禧太后般地白了这边一眼。

我却匆忙记下了林可的名字。

我一向对大学当干部的女生没什么好感，总觉得她们都是为中国的妇联工作而培养的后备力量。

我出生在八十年代，生下来开始我就意识到自己作为男性的劣势：幼儿园的女孩可以吃两根冰棍，小学的学习委员也一定是女孩，让自己哭自己笑的还是女孩，最后自己成家立业后管账的还是女孩。

有一回看到女权主义者高呼要缓解女性生孩子的痛苦要人人平等，我当时就疯了：首先，权利的平等并不是指生理上的平等吧；其次，她们没有用发展联系的观点来看到孩子出生前的十个月的那些个晚上男性身心受到的剧烈摧残。

聂亚亚是我家乡的朋友，“专升本”来到了我们系，他叫我小弟。

他一来我也就跟着换了房子，搬到了他的隔壁。

白小墓把自己的“遗物”从我那带走的时候感叹——毕竟血浓于水啊！

白小墓为了在自己玩得天昏地暗的时候能够有个方便的落脚处，逼良为娼不屈不挠地寻求着事实的真理：你干吗换房子？

那个房子很好的，有大大的床，有吊扇，离教室也近。

但是天使在那间房里被吊扇打中过头，不吉利呢。

我把一堆没有喝完的啤酒、一堆正反混杂的扑克一并扔了出去。

从老房子出来的时候，聂亚亚走在前面，肩上扛了我所有的家当，走到街角停了下来。

街角有曾经炒得沸沸扬扬的自动售套机，聂亚亚问我：“这个？”

”我说：“这个是卖安全套的。”

” 走过了三个路口，聂亚亚终于忍不住了，回过头对我说：“你？还没有买过吧？”

”

<<五十米深蓝>>

编辑推荐

听我的，原地退回五十米，就是一个故事。

我的第一个选择注定了今后的孤独。

我相信我对爱情、友情、青春的理解已经到了瓶颈。

一枝双头的百合，凋谢了一头，紧接着凋谢另一头？

我仰起头，轻轻触碰这些星星点点，那是她的爱，能够照亮我们整个脸庞。

一车一车的花，一车车微笑的月亮，运往每个悲哀的黑暗城市。

无际微云和回忆像暖流暗涌，深入海底五十米，仰头望天，蓝、淡蓝、深蓝。

####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